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五十一
二

詳校官編修臣錢樾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石鴻翥

謄録監生臣王永鎮

明文海卷五十一

餘姚黄宗羲編

奏疏五

正典禮疏　張孚敬

臣竊謂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伏惟皇上應天順人嗣登大寶迺即敕議追尊興獻王以正其號奉迎聖母以致其養此誠孝子之心有不能自已者也茲者朝議謂皇上入嗣大宗宜稱孝宗

皇帝為皇考改稱興獻王為皇叔父興獻大王興獻王妃為皇叔母興獻大王妃者然不過拘執漢定陶王宋濮王故事謂為人後者為之子不得復顧其私親之説耳伏承聖諭以此禮事體重大令博求典故務合至當之論臣有以仰見皇上純孝之心矣比有言者遂謂朝議為當恐未免膠柱鼓瑟而不適於時黨同伐異而不當於理臣固未敢以為然也夫天下豈有無父母之國臣厠立清朝發憤痛心不得不為皇上明辨其事記曰

禮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人情而已矣故聖人緣人情以制禮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異同明是非也夫漢之哀帝宋之英宗乃定陶王濮王之子當時成帝仁宗無子皆預立為皇嗣而養之於宮中是尚為人後者也故師丹司馬光之論施於彼一時猶可今武宗皇帝已嗣孝宗十有七年比於崩殂而廷臣遵祖訓奉遺詔迎取皇上入繼大統豈非以天下者祖宗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臣伏讀祖訓曰凡朝廷無皇子必兄終弟及夫

孝宗興獻王兄也興獻王孝宗親弟也皇上興獻王長子也今武宗無嗣以次屬及則皇上之有天下直猶高皇帝親相授受者也故遺詔直曰興獻王長子倫序當立初未嘗明著為孝宗後比之預立為嗣養之宮中者其公私寔較然不同矣或以孝宗德澤在人不可無後夫孝宗誠不可忘也假使興獻王尚存嗣位今日恐弟亦無後兄之義夫興獻王往矣稱之以皇叔父鬼神固不能無疑也今聖母之迎也稱皇叔母則當以君臣禮

見恐子無臣母之義禮長子不得為人後況興獻王惟生皇上一人利天下而為人後恐子無自絶父母之義故在皇上謂繼統武宗而得尊崇其親則可謂嗣孝宗以自絶其親則不可或以大統不可絶為說者則將繼孝宗乎繼武宗乎夫統與嗣不同而非必父死子立也漢文帝承惠帝之後則以弟繼宣帝承昭帝之後則以兄孫繼若必強奪此父子之親建彼父子之號然後謂之繼統則古嘗有稱高伯祖皇伯考者皆不得謂之統

矣或以魏詔謂由諸侯入奉大統則當明為人後之義殊不知曹叡是時尚未有嗣其詔蓋預為外藩援立者坊此有為之私非經常之典也可槩論乎故曰禮時為大順次之不時不順則非人情矣非人情則非禮矣臣竊敢謂今日之禮宜別為興獻王立廟京師使得隆尊親之孝且使母以子貴尊與父同則興獻王不失其為父聖母不失其為母矣夫人必各本於父母而無二議禮者亦惟體之於心而已今者不稽古禮之大經而泥

末世之故事不守祖宗之明訓而率曹魏之舊章此臣之所未解者也雖然非天子不議禮今皇上虛己宏大噃咨衆言倘以朝議為禮之當稱號一定不可復易且將使天下後世之人皆知以利為利而自遺其父母疑非永言孝思孝思維則之謂也臣竊惟此禮乃天經地義萬代瞻仰毫釐之差千里之謬故大臣平章小臣獻納皆分之宜也書曰有言逆于女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女志必求諸非道夫逆心之言疑于忠而未必皆道

也遜志之言疑于諛而未必皆非道也臣愚豈敢導諛君上以自誤於不臣又豈敢昧於自獻以誤君於不孝惟聖明體察而裁決焉臣不勝懇切聽命之至

廟議疏　張孚敬

臣伏惟皇上以大孝之心議尊親之典初因廷臣執論聚訟四年更詔三遍蓋自漢宋以來之君所不決之疑至皇上決之所未成之禮至皇上成之真可謂洗千古之陋垂百王之法者也是以新詔傳宣愚诋丕應蓋禮

必如此然後合乎天理之正即乎人心之安也茲光祿寺署丞何淵妄肆浮言破壞成禮稱獻皇帝為所自出之帝請立世室列祀太廟此何言也臣與廷臣抗論之初即曰當別為興獻王立廟京師又曰別立禰廟不干正統此非臣一人之議天下萬世之公議也今何淵以獻皇帝為所自出之帝比之令之德祖請立世室比之周文王武王不經甚矣皇上聰明中正諒已察之茲言也上干九廟之威監下駭四海之人心臣不敢不為皇

上言之昔漢哀帝追尊父定陶共王為共皇帝立寢廟京師序昭穆儀如孝元帝是為干紀亂統人到于今非之今何淵請入獻皇帝主於太廟不知序於武宗皇帝之上與序於武宗皇帝之下與孝宗之統傳之武宗序獻皇帝於武宗之上是為干統無疑武宗之統傳之皇上序獻皇帝於武宗之下又於繼統無謂何淵所請此何言也如謂太廟中不可無禰漢宣帝嗣昭帝後昭為宣之叔祖史皇孫嘗別立廟未聞有議漢宗廟無禰者

蓋名必當實不可强為也如謂獻皇帝廟終當何承臣謂由皇上以及聖子神孫於太廟當奉以正統之禮於獻皇帝廟當奉以私親之禮尊尊親親竝行不背者也先儒謂孝子之心無窮分則有限得為而不為與不得為而為之均為不孝皇上追尊獻皇帝别立廟者禮之得為者也此臣所以昧死勸皇上為之也入獻皇帝主於太廟者禮之不得為者也此臣所以昧死勸皇上不為之也夫成禮則難壞禮則易伏乞皇上念此禮大成

原出聖裁匪由人奪何忍一旦遽為小人所破壞耶

重制誥疏　張孚敬

臣竊惟制誥者王言也知制誥者臣職也知制誥而使王言不重則不得其職矣臣按國初以來成化以前制誥之體猶為近古明敘履歷宣昭事功其於本身者不過百餘字其覃恩祖父母父母并妻室者不過六七十字言之者無費辭受之者無媿色近來俗習干求文尚誇大藻情飾偽張百成千至有子孫讀其祖父母父母

誥勅莫自知其所以然者卒使萬乘之尊下謷匹夫匹婦之賤良可惜也孔子曰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今當聖明之世可使制誥之文為枝葉之辭哉伏乞勅下内閣自今以後凡為誥勅必須復古崇實一切枝葉浮誇之辭盡行删去庶王言重而人知所勸矣

釐正孔廟從祀疏 張孚敬

臣謹按程敏政奏曰唐貞觀二十一年始以左丘明等

二十二人從祀孔子廟庭蓋當是時聖學不明議者無識拘于舊註疏謂釋奠先師如詩有毛公禮有高堂生書有伏生之類遂以專門訓詁之學為得聖道之傳而并及馬融等行之至今誠不可不考其行之得失與義之可否而釐正于大明有道之世也臣考歷代正史馬融初應鄧隲之召為秘書歷官南郡太守以貪濁免官髡徙朔方自刺不殊又不拘儒者之節前授生徒後列女樂為梁冀草奏殺忠臣李固作西第頌以美冀為正

直所羞即是覩之則衆醜備于一身五經為之掃地後世乃以其空言目為經師使侑坐于孔子之庭臣不知其何說也劉向初以獻賦進喜誦神仙方術嘗上言黃金可成鑄作不驗下吏當死其兄陽城侯救之獲免所著洪範五行傳最為舛駁使箕子經世之微言流為陰陽術家之小技賈逵以獻頌為郎不脩小節專一附會圖讖以致貴顯蓋左道亂政之人也王弼與何晏倡為清談所詿易專祖老莊而范甯追究晉室之亂以為王

何之罪深于桀紂何休則止有春秋觧詁一書黜周王魯又註風角等書班之以孝經論語蓋異端邪說之流也戴聖為九江太守治行多不法懼何武劾之而自免後為博士毀武于朝及子賔客為盜繫獄而武平心決之得不死則又造謗不慚先儒謂聖禮家之宗而身為贓吏子為賊徒可為世鑒王肅在魏以女適司馬昭當是時昭簒魏之勢已成肅為世臣封蘭陵侯官至中領軍乃坐觀成敗及毋丘儉文欽起兵討賊肅又為司馬

師盡策以濟其惡若好人佞已乃其過之小者杜預所著亦止有左氏經傳集解其大節益無可稱如守襄陽則數饋遺洛中貴要紿人曰懼其為害耳非以求益也伐吳之際因所癭之譏盡殺江陵之人以吏則不廉以將則不義凡此諸人其於名教得罪非小而議者謂能守其遺經轉相授受以待後之學者不為無功臣竊以為不然夫守其遺經若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之於春秋伏勝孔安國之於書毛萇之於詩高堂生之於儀禮

后蒼之於禮記杜子春之於周禮可以當之蓋秦火之後惟易以卜筮僅存而餘經非此九人則幾乎熄矣此其功之不可泯者以之從祀可也若融等又不過訓詁此九人所傳者耳況其書行於唐故唐姑以備經師之數祀之今當理學大明之後易用程朱詩用朱子書用蔡氏春秋用胡氏又何取於漢魏以來駁而不正之人使安享天下之祀哉夫所以祀之者非徒使學者誦其詩讀其書亦將識其人而使之尚友也臣恐學者習其

訓詁之文於身心未必有補而考其奸謟淫邪貪墨怪妄之迹將自甘於效尤之地曰先賢亦若此哉其禍儒害道將有不可勝言者矣至于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五人雖若無過然其所行亦未能以窺聖門所著亦未能以發聖學若五人者得預從祀則漢唐以來當預者尚多臣愚乞將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八人褫爵罷祀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五人各祀于其鄉后蒼在漢初說禮數萬言號后氏曲臺記戴

聖等皆受其業蓋今禮記之書非后氏則不復傳於世矣乞加封爵與左丘明等一體從祀則僞儒免欺世之名賢者受專門之祀而情文兩得矣又曰孔子弟子見于家語自顏回而下七十六人家語之書出于孔氏當得其實而司馬遷史記所載多公伯寮秦冉顏何三人文翁成都廟壁所畫又多蘧瑗林放申棖三人先儒謂後人以所見增益殆未可據臣考宋邢昺論語注疏申棖孔子弟子在家語作申續史記作申黨其實一也今

廟庭從祀申棖封文登侯在東廡申黨封淄川侯在西廡重複無稽一至於此且公伯寮愬子路以沮孔子乃聖門之蟊賊而孔子稱瑗為夫子決非及門之士林放雖嘗問禮然家語史記邢昺注疏朱子集註俱不載諸弟子之列秦冉顏何疑亦為字畫相近之誤如申棖申黨者但不可考耳臣愚以為申棖申黨位號宜存其一公伯寮秦冉顏何遽瑗林放五人既不載于家語七十子之數宜罷其祀若瑗放二人不可無祀則乞祀瑗于

衛祀放于魯或附祭于本處鄉賢祠仍其舊爵以見優崇賢者之意亦庶乎名實相符而不舛于禮也又按洪武二十九年行人司司副楊砥建議請黜楊雄進董仲舒太祖高皇帝嘉納其言而行之主張斯道以淑人心可謂大矣然荀況楊雄實相伯仲而況以性為惡以禮為偽以子思孟子為亂天下以子張子夏子游為賤儒故程子有荀卿過多楊雄過少之說今言者欲並黜況之祀宜也然臣竊以為漢儒莫如董仲舒唐儒莫如韓

愈而尚有可議者一人文中子王通是也通之言行先儒之論已多大約以為僭經而不得比于董韓云爾臣請斷之以程朱之説程子曰王通隱德君子也論其粹處殆非荀楊所及若續經之類皆非其作然則程子豈私於通哉正因其言之粹者而知其非僭經之人耳朱子曰文中子論治體處高似仲舒而本領不及爽似仲舒而純不及又曰韓子原道諸篇若非通所及者然終不免文士之習利達之求若覽觀古今之變措諸事業

恐未若通之精到懇惻而有條理也至於河汾師道之立出於魏晉佛老之餘迨今人以為盛則通固豪傑之士也今董韓並列從祀而通不預疑為缺典臣又按宋儒自周子以下九人同列從祀而尚有可議者一人安定胡瑗是也瑗之言行先儒之論已詳大約以為少著述而不得比于濂洛云爾臣亦請斷以程朱之說程子看詳學記曰宜建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如胡瑗張載邵雍使學者得以矜式朱子小學書亦備載瑗事

以為百世之法臣以為自秦漢以來師道之立未有過
瑗者矧程子於瑗之生也欲致其與張邵並居于尊賢
之堂其沒也乃不得與張邵並侑于宣聖之廟其為闕
典甚矣况宋端平二年議增十賢從祀以瑗為首若以
為瑗無著述之功則元之許衡亦無著述但其身教之
懿與瑗相望誠有不可偏廢者臣考之禮有道有德于
教于學者死則為樂祖祭于瞽宗鄉先生沒則祭于社
若通瑗兩人之師道百世如新得加封爵使與衡同祀

于學宮最得禮意謝鐸奏曰孔廟從祀之賢實萬世瞻仰所係有若遯山先生楊時程門高弟伊洛正傳息實演晦翁之派雖其晚節一出不克盡從其言而新經之闢誠足以衛吾道而不預從祀之列臣竊惑焉又若臨川郡公吳澄著述雖不為不多行檢則不無可議生長於淳祐貢舉于咸淳受宋之恩者已如此之久為國子司業為翰林學士歷元之官者乃如此其榮生前朝而居然忍於忘君親而事仇敵昔人謂其專務聖賢之學

卓然進退之際不識聖賢之於進退果如是否乎如是
而猶在從祀之列臣固不能以無惑況二人者皆太學
之師其於廟祀黜陟之際尤不可以不正也舉人桂華
議曰嘗讀宋史有蔡元定者史曰朱熹疏釋四書及易
詩傳通鑑綱目皆與元定參訂啓蒙一書則元定之藳
又曰元定平生問學皆寓朱子書集又曰朱子論易推
本圖書往往與元定往復而有發焉然則後朱熹而生
者於朱熹皆受罔極之恩惟元定獨為有功於朱熹死

者可作朱熹之志可知也更復考其所著成書有律呂新書皇極指要洪範觧大衍詳説等篇昔我太宗編輯性理全書指要新書固已擢錄至於範數雖止入其子沈之所著者沈之所受則何自哉觀其命沈之言女宜演吾皇極數而真德秀又謂範數西山獨心得之沈之受於元定盖不由師傅而自得之也可知矣先王制祀以死勤事則祀之竊以元定盖亦勤斯道而竄死與古以死勤事者同所宜從祀臣謹詳敏政所奏率多正論

可采弘治初曾奉孝宗聖旨著禮部照例會官議率為沮格不行及按孝宗實錄云鐸議吳澄不當從祀尚書傅瀚力詆鐸言為謬又力稱前人之請為有見不可遽易侍郎焦芳曰所謂前人者蓋楊士奇也今天下方議其當柄用之際雖從祀大事猶能私庇其鄉人可又襲其非耶瀚竟引禮所謂凡祭有其舉之莫敢廢詩書所謂率由舊章監于成憲以文其說而於澄忘宋事元之大節畧不及澄遂仍舊從祀而鐸議皆寢論者謂士奇

之以澄欺宣廟非特私其鄉人而措意亦有在瀚不悟此則為溺鄉里之私而不顧君臣之大倫正道統之攸繫乃據為舊章成憲再不可議然則楊時奏黜王安石之配享當時安石豈無朝命而配享哉特其命雖出自朝廷而事實由臣下阿私所親以誤朝廷而非天下之公議所以易之後世竟不以為過也此豈横私意於胷中者所能與哉臣又詳桂萼之議蔡元定宜列祀典以協衆論之公也臣又按歐陽脩乃有宋一代人物未與

從祀嘗觀其所著本論實有翊衛聖道之功蘇軾曰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配孟氏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故天下翕然師尊之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夫韓愈既已從祀歐陽脩豈可闕哉

孔子祀典或問　張孚敬

或問孔子祀典自有唐以來稱號定矣子必顧皇上正

之者何也臣答曰為尊孔子也為人道大倫也聖人人倫之至也孔子以德則師也以位則臣也大倫正而後孔子之道尊故曰尊孔子也然非愚一人之見也今昔諸儒之公論也世之人徒知以封王尊孔子而實不知所以尊也或曰孔子封號聖祖詔仍元舊也臣答曰聖祖初未嘗為孔子作謚號也仍元舊耳按洪武三年詔曰夫禮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僭差歷代忠臣烈士依當時初封以為實號後世溢美之稱皆與革去其

孔子善明先王之要道為天下師以濟後世非有功於一方一時者可比所有封爵宜仍其舊夫故元祀神瀆禮極矣名之不正甚矣聖祖一切革去獨存孔子祀典者實以孔子明先王之道為天下師也曰為天下師聖祖實尊之以師也非以王號也祖訓凡傳制遣官代祀歷代帝王孔子廟於帝王則直曰帝王於孔子則直曰孔子故凡祭祀遣命俱稱先師孔子實未嘗有以王號稱之者也夫孔子稱文宣王太公稱武成王實始於開

元之制也洪武二十年禮部奏請如前代故事立武學
仍祀太公建武成王廟聖祖曰太公周之臣封諸侯若
以王祀之則與周天子並矣加之非號必不享也太公
之祀止宜從祀帝王廟遂命去王號罷其舊廟觀此則
孔子專廟祀之實聖祖尊之以師之故其不王孔子之
意亦自可見矣不然孔子道德雖非太公可擬然以周
天子視之則皆臣子也加以非號太公既必不享也孔
子又豈肯享哉或曰追崇之禮其來尚矣凡為人君者

皆尊崇其祖父孔子師也獨不可追崇乎臣答曰此國
朝楊守陳之論也其言曰孔子道德教化之盛賢堯舜
而配天地自生民以至於今一人而已後世人君皆師
之則皆其弟子也稱爲先師固當矣若追崇之典必當
臻乎極而後已焉周公制禮追王其父祖前未有也師
生之義與父子之恩同子可以追王其父則生亦可以
追王其師况孔子又萬世一人後王實被罔極之恩者
乎噫斯言也悖也甚矣天子而追崇其父周公之制也

弟子而追王其師古有是制乎信斯言也成湯之於伊尹學焉者也亦追崇伊尹可乎或曰孔子有天德王道者也追崇為王奚為不可臣荅曰孟軻氏曰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夫昔者堯薦舜於天矣舜薦禹於天矣故舜禹之有天下天與之也孔子德雖無媿於舜禹而無天子薦之者故不有天下自夫唐玄宗加孔子以王號也末世因之若將使孔子有天下者也以為尊孔子也噫欺天

甚矣或曰然則周惇順以為萬世無窮王祀夫子其言不足證乎臣答曰周惇順曰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為後世王者而修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宜乎萬世無窮王祀夫子報德報功之無盡焉夫王祀夫子自唐宋末之有改也惇順之意特主言孔子功德之隆宜萬世報之無盡焉耳夫豈既以孔子正王道明大法也而復以王祀為宜乎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或曰孔子王號自唐宋至今未之有改也雖

三尺童子皆知所尊也臣答曰三尺童子皆知所尊者尊孔子以師也非以王也有人於此列堯舜禹湯文武之像而祀之其㑹刑禁也必矣孔子雖三尺童子皆得以祀之尊之以師故也或曰塑像之說果非禮乎臣答曰非禮也諸儒已論之詳矣又按國朝宋濂曰不以古之禮祀孔子是褻祀也褻祀不敬不敬則無福開元之制摶土而肖像焉則失神而明之之義矣或曰孔子塑像固非禮也然仍元之舊一旦毀之忍乎臣答曰以土

梗為孔子也為禮也誠一旦不忍毀也以土梗非孔子也非禮也則不可不亟毀之矣毀之所以尊孔子也以全禮也夫奚疑哉或曰塑像毀矣無假於章服矣然則籩豆樂舞之數其仍舊可乎一旦殺之恐乎臣答曰以籩豆樂舞之加為尊孔子也為禮也誠一旦不忍殺之矣以籩豆樂舞之加非尊孔子也非禮也則不可不亟殺之矣殺之所以尊孔子也以全禮也夫奚疑哉或曰祭用生者之祿天子以天子之禮樂祀其先師夫奚不

可臣答曰祭用生者之禄人子推之以事其父則古禮也弟子推之以事其師則古禮未之有聞也杞宋用天子禮樂以祀其先為二代王者後也若魯以周公之功用天子禮樂則非禮矣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又謂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然則八佾十二籩豆天子之禮樂也孔子肯安然享之乎或曰廟仍以殿名可乎臣答曰孔子學宫之祭本古弟子釋奠先師之禮也謂廟可也非殿也或曰孔子祀典之正

將行之天下也然則闕里也如之何臣答曰孔子之後其傳道者宜莫如子思也昔魯哀公誄孔子曰尼父子思作中庸則直稱曰仲尼固未嘗援之為孔子重也曾子將死起而易簀責曾元曾申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是不安用大夫之禮也孔子豈肯安享天子之禮樂乎又子思曰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言天下一統也奚疑於闕里乎哉或曰聖明在上凡諳祀典誠不可不正也無乃太速乎臣答曰天

地定位日月陰陽各止其所禮儀有成典矣夫孔子與天地合其徳日月合其明實祀典之大者不可不急正者也非速也宜也

愼出命以示大順疏　汪思

邇者給事中劉寂得罪褫職科道諸臣以為斥逐言官殊乖治體交疏懇請乞賜優容不意上犯天威嚴加詰責聖恩浩蕩尚免刑誅螻蟻微軀粉骨難報臣已隨班入謝感激無涯退而深思猶有疑惑既存胷臆不敢腹

悱謹用敷陳兾回天聽此臣區區一念之忱陛下誠有
社稷深憂則曰是朴直者或可聽也不然則曰是狂愚
耳不足問也其又不然則是奏擾之罪無復可逃萬鈞
所壓雷霆所擊摧折敗壞臣復何惜但恐天下之事方
將勞聖慮耳然臣念陛下聖明必不肯至此極也臣聞
之易曰重巽以申命夫巽順也重巽者上下皆順也上
順道以出命下順道而從之於是乎風四方而鼓萬姓
古之善治天下者用此道也陛下之出命於此殆有慊

乎陛下即位之始詔旨流宣臣工奉行罔有或怠可謂
得要之義矣既而初心漸弛德意頗乖人心未免驚疑
臣下未免駁議馴至今日更又可愕陛下豈未自知乎
臣請言之聖諭有曰朝廷設言官務以指實具奏不許
虛詞奏擾似也然言官風聞言事自祖宗來固已許之
蓋勢有所不及詳機有所不可泄一有見聞即當奏報
俟行勘實庶足防奸如曰止當據實不許風聞則論劾
益難憸邪日肆矣聖諭又曰劉寂劾奏事不以實輕率

妄言回話又不認罪寂誠輕率可罪矣然崔文之惡言者競興各以所聞告之陛下多廉内爷寂亦奏所聞耳其實固不可知寂既有聞不敢不告寂之心則實也律文曰奏事詐不以實寂何嘗詐使寂而不以所聞告乃為詐不實耳若夫回話之説尤有可議方崔文有訴陛下止令寂查明銀兩耳寂之再奏亦止言内爷不得查究崔文不當搆陷耳陛下固未嘗責寂回話寂亦何得認其罪哉聖諭又曰姑從寛調外任以稱朝廷容宥之

恩臣則以為陛下何能容宥之有夫崔文陛下㓜臣也劉寂陛下争臣也㓜臣以快一身者也争臣以利天下者也假使寂更疎狂徑訐陛下猶當宥之以彰仁聖乃為㓜臣私昵之故而黜忠直之臣未見其為容宥也聖諭又曰這厮每如何這等奏擾恣意回護本當挐問究治且饒這遭再不許仍前奏擾夫諸臣之意葢為社稷深憂故敢交章匡救豈有敢為同官奏擾聖情以輕蹈挐問究治之禍又况草疏初心已分顯戮其身不敢保

於寂乎何回護之有陛下殆亦不亮諸臣之心矣虞夏
之治亦既盛矣而君臣之間更相勑戒不敢怠忽陛下
繼亂而興治績未就竒災大沴所在興嗟正宜恐懼脩
省訪問缺失乃禁臣下使勿復言臣之愚狂誠不敢奉
詔也夫自興獻帝尊崇之議外廷羣臣不能悉合陛下
之意及夫近日都督同知陳萬言賜第之事又復議論
相乘左右近褻必有獻諛貢佞抑或借此興讒將謂外
庭於陛下懿親每不相假遂使聖情疑慼心意漸踈謂

此輩為尊承謂羣臣為違慢言不足聽計不足從是未可知也如其信然則陛下之赫怒固宜然此豈盛德事哉又如內府銀兩陛下既有職掌不容擅支矣若以妄劾崔文為寂之罪則直罪之可也何為而使寂查明以難之及寂言其難然後加之罰也是乃挾術搆陷之謀殊非王者正大光明之體又陛下先因刑部之柰已曰崔文已有旨了饒他後因崔文之訴乃又極其慰留溫語褒詞不一而足是方以有罪而恕之忽以有德而章

之私情公義轉展相妨意有偏投便為所勝臣恐陛下剛明之資或其有可憾也夫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一言一話若甚細微流布四方實闗大體蓋一時詰難雖下情易竆而少有乖違則人心未服甚非重巽順出順從之義也陛下如欲諸臣勿言何不俯從衆志省察愆尤割去巳私深惟至計納諸臣之說復劉宬之官自今睿旨擬行一切責付内閣務俾詳慎允當大順人心如或過差責有攸在若是則羣臣將順

之不暇又奚奏擾之病乎唐臣魏徵言於其君曰願使臣為良臣毋使臣為忠臣亦臣之夙願也臣言已盡涕淚交零待罪闕庭不勝戰慄

明文海卷五十一

明文海卷五十二

餘姚黄宗羲編

奏疏六

容直言嚴譴以廣聖聰疏　陳時明

臣竊見近日禮科給事中劉最論太監崔文以左道蠱惑聖心糜費內帑銀兩數多節奉聖旨內帑銀兩自有職掌豈容擅便動支劉最不諳事體輕率妄言本當提問且饒這遭着對品調外任吏部知道欽此嚴命一下

舉朝驚駭夫劉最非他言官也言官非他朝廷之耳目也自古帝王曁我祖宗所以設立言官者以朝政缺失姦邪情狀責之而後察察之而使言也所以博視聽而防壅蔽也所以圖安全而戒危亡也言之而當雖于君身不便左右不便強而從之其不當雖觸忌諱亦包而容之所以盡下情而甚善言也所以畧小過而存大體也最自以身荷國恩官以諫名職當耳目誠見邇者聖學之不篤也時政之不修也大臣之不親也忠諫之不

行也意必有左右險佞之徒惑移聖心蒙蔽聖聰者已

而廣得崔文誘導誦經設醮事且風聞崔文指以齋醮

為由濫用內帑銀兩至六七萬故為陛下言之所以輸

忠欵舉職事也當最此疏下時臣竊自愧均一待罪言

官而耳目短淺識見䟽暗不知左右欺罔有如此者將

謂陛下必痛罪崔文以彰英斷以肅近倖也詎意閱月

之後復有崔文强肆之奏致有陛下今日之怒乎最以

假齋醮侵內帑劾崔文有是事當命內司查勘果出風

聞亦可因以戒諭左右而為先事之防最為朝廷慮無不可也文被劾時若無此事即當明白陳奏使外廷知之何有事涉旬月之餘言者已目為隨甑矣乃敢喘息而為反噬之計乎乃敢譏譖而詿誤陛下乎詩曰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蓋痛憤讒邪之傷善類而欲其死亡之甚也臣意文被劾時自以肺肝畢見所懼者陛下之知其奸而致其罰也所經營者在乞哀左右而求免於戾也正多方救

罪之不暇安能謀人及陛下曲賜恩宥文罪已脫矣人言亦稍息矣其彌縫亦已固矣左右煩有助矣讒計度可行矣内外一無顧忌乃讐言者發其陰事潛為狙擊之謀要言官以必不能根究之事以激怒陛下故陛下墮其術中而不悟也自古設敢諫之鼓立誹謗之木樹進善之旌言之而善尊其爵富其家不善則姑置之猶不敢顯言其諫之過也舒徐以諭之和顏色以悅之何則古先哲王誠見進言之難而慮人之不敢盡言也言

官進言實難循默不言誰則不能盖有言必有讐凡言官所指而不讐者百千中間一二也所頼者聖明為之主而庇護之耳猶司防之犬搏噬姦宄為之主者不知憐恤其不為盜賊之齏粉也罕矣自非忠鯁獨立之士幾何不為利害所怵故言官敢言之難非獨臣以為難自古以為難也若使言官持禄以富家積考以遷官從容附會上無忤于君下無怨于人此言官之利也恐非有國之福也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政事日非

而其社稷亦隨之矣其一時風聞之誤雖有言過其實者人主亦當取其千里而畧其牝牡驪黄昔人所謂不激切不足以動人主之心是也至其正言不諱尤足以闡揚盛德古所謂主聖則臣直君仁則臣直載諸前史可復尋也况陛下嘉靖改元之詔有曰給事中御史職當言路今後凡遇朝廷政事得失天下利病許直言無隱明詔一出播諸萬國傳諸四海載諸青史為千古盛德事今最忽以言得罪恐非陛下明詔之本意也人有

千金之璧固珍襲以藏之也而自毀棄之而自點汚之觀者以為何如哉伏讀嘉靖改元一詔陛下一代之大制度也猶漢高之約法也三章之法亦草草粗具耳猶終漢世未之改易陛下登極之詔質諸天理揆諸人心斷諸聖裁採諸輿論與帝王致治之迹如出一軌轍固將傳之聖子神孫為萬世不刊之典陛下之寶陛下自當惜之可也詎意方自為而旋自背之乎彼漢唐宋願治之主其自為法制猶兢兢持守終其世而不肯少變

陛下有此大制度良法美意縱不能貽厥孫謀猶當矜持永世今乃始終參差一至如此陛下方凡隆堯舜豈可使所為出漢唐宋之下乎就使最言妄狂妄罪委當加天下之人先以明詔為主而望治之深也必將悵然曰向也求言今也罪言何以異於正德之世天下太平無復望焉最雖狂率妄言之罪誰與家喻而戶曉也聞諸中國尚不知況可使聞於四遠乎最設以他事得罪猶之可也今以劾崔文而得罪天下聞之必曰陛下之

寵幸宦臣又所以蒙幸者習道經建齋醮也最之所以得罪者忤幸臣闢異端也寵幸宦官非朝廷美事也崇尚異端亦非朝廷美事也陛下雖曰最狂率天下則曰陛下阿私近幸之故陛下雖曰最妄言天下則曰陛下惑於異端之故將最之名愈彰而朝廷之失益著此一事最言官之責庶幾矣如陛下何忤已而罪言官雖漢唐宋願治之主猶弗為也今以忤近幸而罪言官不亦異乎夫天下人心竭力收之而不足一事失之而有餘

此風一出遠近傳布其於盛德關係匪輕顧留三思無為聖明之累此轉禍為福之機也陛下寵幸崔文繼不治前事之罪然因其中傷言官亦足以明其為凶狠無良之人知人之惡而不能去自古以來未有不遺後日之悔者也況因文而罪言官虧朝廷納諫之美蓄天下忠義之憤阻蒼生思治之望首壞明詔上玷盛德阻言官忠藎之門長奸諛驕横之氣他日事有大于此者誰敢復為陛下言之後世有秉朱子綱目之筆者必書曰

某月日以給事中劉最爲某官分註曰時宦官崔文誘上設齋醮因而盜費内帑不貲給事中劉最以爲言文愬之上怒命對品調外任自是在廷以言爲諱嗚呼文非獨誤陛下于一時而寔使陛下取譏於萬世只此一事文可斬也後世之主固有始好言而終惡言如唐之𤣥宗者彼因在位日久世道小康志滿意得不勝驕矜之偏私汩其禮義之良心然卒致天寶之亂流離巴蜀跼蹐南内抑鬱而終今陛下在位日淺恩澤未洽于人

心感令未行于左右無玄宗數十年納諫之美而有玄宗末年拒諫之非今各省水旱異常留都疫癘大起草澤冦盜屢發人情岌岌方有土崩魚爛之憂此正朝廷兢兢業業上下交修奬忠直求善言以祈天永命以收集人心之時若復罪言拒諫是病危之人甘烏喙而嗤和扁也況左右近習多宮掖宿姦習于揣摩敢于縱肆方朝夕窺伺陛下之淺深陛下固宜操其鞭箠攬其銜勒以防不掉之虞今復假之恩顧拂逆天下之心為之

黜責言官箝制天下之口細民猶烏也烏將散復從而駭之近幸猶虎也虎出柙又隨而翼之臣恐皁隸耰鉏不特起于秦指鹿為馬將復見於今也伏望陛下惕然猛省收回成命存劉最以誘致盡言罪崔文以消雪聖德于以疏通既塞之言路于以招徠將散之人心于以控馭泛駕之近習則四海清寧尚可望也若終迷不復他日之患臣有不敢盡言者矣亦有不忍盡言者矣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言改過貴速也臣待罪言官知

言出于口必觸犯近倖但臣職在進言非言無以報國觸犯近倖固知有不測之禍然陷君父于有過之地當蒙萬世不忠之誅其實一也一時之禍是為累及身家萬世之誅實以得罪名教臣非不解人意而為是瞽言也亦非瞋目宵行而自投陷穽也於罪戾之中擇其近且輕者而居之誠日夜拳拳於君父不願朝廷有此不美事也惟陛下留神靜察勿以臣名位疎遠而忘其衷悃勿以成命已下而難于收回使天下之人知今日之

罪言官果非陛下本意也則社稷幸甚天下蒼生幸甚
臣待罪言署之臣亦幸甚

對禘祫疏 魏校

朕每覩書見論祭義曰祫曰禘但不知其義何謂卿
可指陳之使朕得聞其旨

伏承問及禘祫之旨臣愚何足以知仰惟皇上聖孝達
天德固已默契古聖人制禮之原復欲講求其名義此
堯舜好問好察之盛心也臣敢稽古經傳與同擇其可

徵者以對禮記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趙匡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于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朱子曰以始祖配祭而不及羣廟之主不敢褻也臣惟太廟祭始祖子孫千百世不忘孝心固得伸矣但祭不及始祖而上則孝心伸有不盡故又推廣始祖孝心追禘其所自出其義至為深遠人之祭祖考也聲容相接則其情易通今推而至於始祖所自出世

代遼隔邈不相親自非仁孝誠敬到那極處何由感通然則如之何願我皇上常齋厥心致其精誠之極

右論禘禮

春秋公羊傳曰大祫者何合祭也其合祭柰何毁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毁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臣按祫有二有大祫有時祫天子七廟太祖百世不遷自太祖而下親盡則祧祧則不祭故時祫惟遷六廟之主於太廟至于大祫則凡已毁廟未毁廟之主咸在而合食焉蓋

子孫之于遠祖恩雖無窮義則有止故親盡則不免祧然其恩終有不能忘者故又制為大祫之禮而後可以伸其孝心也臣願皇上常念祖宗一脉相傳以至於今則報本追遠之誠自篤矣

右論祫禮

臣按禘祫之禮不明也久矣古者天子有禘有祫諸侯有祫而無禘周衰諸侯祫祭其祖僭擬王者禘禮行之是故禘祫之禮始混後人從而附會之曰禘者諦也審

禘祫礿也蓋因誤以傳誤耳詩云禴祠蒸嘗此四時祭名也記禮者誤以禴為禘後之人推其說而不通則曰此夏殷禮也是又因誤而生誤矣衆言殽亂折諸聖臣嘗考訂周禮而著其說曰古者天子祭祀之禮有六一曰禘大祭也周禮所謂以肆獻祼享先王也禘莫重于祼孔子嘗歎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二曰祫合祭也周禮所謂以饋食享先王也祫莫重于食故春秋傳曰升合食于太祖二者其禮極隆故謂之間祀三

曰祠春祭也周禮所謂以祠春享先王也四曰禴夏祭也周禮所謂以禴夏享先王也五曰嘗秋祭也周禮所謂以嘗秋享先王也六曰烝冬祭也周禮所謂以烝冬享先王也四者其禮少殺故謂之常祀四時惟春特祀各行禮于廟夏秋冬則合祀之故又謂之時祫

右總論祭禮

御札

朕聞卿禘祫之義論朕惟禘祭王者所重之祭我聖

祖之制何無此舉古之王天下者嘗有此祭者幾君朕欲聞之朕又聞郊祭曰祀天宗祀于明堂曰祀上帝夫上帝即天之主宰何為焉又古者祭天地於圜丘方丘取冬夏二至以為隂陽之始又有合祀之説不知昉起何時也卿其言之

伏讀聖諭臣瞿然而驚作而歎曰我皇上真聖人之資也郊禘之禮不明也久矣自昔章句俗儒終身學之往往牽制於文義而不能曉今我皇上聞言即悟渙然不

逆于心纔一二言便了大義自非聰明睿知超越古今
曷克臻此誠千載之奇逢也更得博求二三名儒有實
學者以備顧問朝夕啓沃明乾坤易簡之理發聖賢心
學之要述生民困苦之狀陳帝王經世之略聖心洞然
開悟天下事可運之掌從頭整頓一番此真大聖人作
為出于尋常萬萬者也臣不勝願望之至禘固王者大
祭然此乃守成之君推隆創業之祖特制此禮在創業
時郤未有此禮可行故我太祖止立親廟追帝四世祖

考所謂禮時為大也古之行禘禮者唐虞不可聞矣前三代夏商周也皆行此禮而夏商周之禮不可通於今後三代漢唐宋也漢未嘗行此禮惟唐宋行之然不盡合於古以諸儒論議紛紛也

右答禘禮之問

虞書肆類於上帝周禮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其言明而有徵孝經乃謂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分昊天與上帝而二之朱子刋誤嘗辯其非

聖諭謂上帝即天之主宰可謂一言以蔽之矣天人一理上帝神明正如人身渾合中間一點靈處豈可分而為二也

右答祀天祀上帝之問

禮家謂冬至祭天於圜丘夏至祭地於方丘然考之周禮不合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血祭祭祀社稷初未嘗以皇地祇與昊天上帝並稱宋儒胡宏考定古禮謂先王祭天于郊祭后土于社而已人與造化一體臣

每論學必推之造化論造化必反諸身驗之天地渾渾一氣正如吾人之身只有一箇主宰獨運豈有兩箇主宰並持故知分祭天地之說非也乃若天地合祭此諸夫婦同牢始於王莽其言不經後世因而未改且不特此也後世訓詁為學始於漢儒科舉取士始於隋煬帝資格用人始於拓跋魏之崔亮君臣不相接始於秦二世之聽趙高皆非先王之舊也

右答天地分祭合祭之問

臣自少有志古禮嘗與同志講求今幸躬逢聖明何忍
默而不獻誠以天下事有緩急今四海困窮所在人相
殘食此豈功成制禮治定作樂時邪若欲潤色太平為
事則是以禮樂為虛文矣我皇上豈務虛文者臣愚惓
惓惟願皇上恢廓大度收用天下豪傑共圖太平是乃
今日急務制度文物在所可緩況今學士大夫知禮者
甚少知樂者絶少徒使皇上勞心焦思誰與討論哉宜
敕下禮部博求能通禮樂者薦之來京使之考求先王

遺法以備他日任使仰惟皇上欽明仁孝固性之於天但聖體清癯臣縷縷血誠竊以為今日第一義莫大於保護聖躬焉耳皇上思慮太多勵精太急故於不急之章奏無益之文義亦或留神恐非養德養身之道也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臣敢稽首以獻

昧死陳言以效愚忠疏　楊名時

臣以災異修省妄有建白繼奉聖旨令臣明言臣捧誦

之餘不勝悚懼切念臣本庸劣無所知識荷蒙皇上簡拔及第寵列詞林感仰殊恩每懷圖報近見諸臣奉詔陳言議論不一恐未足以上慰淵衷故以草茅之見騰為狂妄之說塵瀆睿覽但臣涵養未至故氣乏和平問學未明故言多疎謬乃重煩明旨臣驚悸隕越無地自容既而伏自思省所以有言寔出于犬馬一念之誠非敢故為矯激以速譴責也以臣之愚時務人品固未能一一周知然得於見聞寔不容已者况承嚴命之下茍

復畏罪隱默或支離遷就以求幸免豈不有負皇上虛心納諫之仁也哉而臣願忠之初心亦自負矣故敢不避誅殛謹以所聞見出于臣民之公論者為皇上明言之臣惟吏部諸曹之首尚書百官之表而汪鋐者小人之尤者也往者吏部尚書有缺皇上亦慎重其任不肯輕予今乃屬任于鋐豈不以鋐為賢于諸臣耶然而命下之日大小臣工罔不驚愕雖閭閻細民亦切切不已皆曰此地非鋐所宜處也葢以鋐之為人心行反覆舉

動乖張志惟務于逢迎心秪期于報復向總憲臺累遭論劾今遷吏部又被羣言臣恐失今不處使在位日久益以逢迎之巧濟其報復之私内外臣工用舍盡謬則其為害可勝言哉此鉉之不當用也如武定侯郭勛賦性奸回立心險詐阿奉權貴叨受天恩蓋不必考其心術之微觀其氣象之著亦知其為險人也皇上使之久典戎務屢代祀事及凡要緊朝政皆得與議彼復不自撿飭肆意猖狂使為臣子者朝夕觀效皆如勛之為人

豈得無可慮乎此則之不當用也如太常寺者本司掌禮儀以事神祇祖宗導迎和氣光昭國祚者也位列崇階稱為清要非心行純白資深望久者不得與矣近者乃使陳道瀛金贇仁輩庸惡道流充任其秩臣每覩其聲音容貌即極粗鄙及聞其素行則飲酒食肉貪財好色無所不至一遇祭祀則專意于分受品物及香燭柴炭之類而已如此等人如此等心而望其誠敬精白以贊助皇上明禋之敬有是理乎此道瀛輩不當用也臣

愚竊妄以為是數人者羣心皆曰不當用也而皇上用之豈亦聖心之偏于喜者耶又如皇上踐祚以來在廷之臣條建議論之間識見偏執言辭紕繆以上觸天威自取罪戾者固非一人一事但據其迹雖若難恕而究其心則皆可原自明示薄罰之餘懲創已久況皆累朝作養才能文行各有可取其遺我皇上共成光明之治者也而可終忍于廢棄老死已乎雖累有寬釋起用為言者尚未蒙慨然允行近見大學士李時以愛惜人才

為請即荷嘉納中外臣民不勝欣躍此可以觀人心矣但下該部已久未見覆題則臣所謂遲回觀望不能悉力將順縱有陳焉不過虚文塞責之說豈可謂無哉臣愚竊妄以為是得罪者羣心皆曰當矜宥也而皇上亦未能釋然豈亦聖心之偏于怒者耶推而至于施為之間如稽復舊典以備一代之制真盛舉也但未免工作屢興財力並竭採運木植燒造磚瓦裝載灰石所至騷然民無寧日則閭閻之下形諸愁歎以戾太和者亦豈

少乎又如真人邵元節者得以其術過蒙采聽于內府脩建醮事此雖皇上祈天永命之心不能自已但禱祀之說自古無驗今乃不惜糜費使之頻舉且命左右大臣奔走共事而元節復率其徒侶持其箛樂敢于大內闡揚法事遂至不肖之臣妄為依託且聞有昏夜乞哀出其門下者亦不能必其無市恩播威貪緣債事之失也夫以皇上敬一之心臣民祝願之念感格天地萬壽之福百男之祥可以坐致乃使異端小術攘以為功書

之史冊以垂後世謂之何哉凡此或皆聖心少有所偏者故臣敢為內照自省及戒謹恐懼之說盖欲皇上遠稽堯舜所以德高羣聖治冠百王者不外此心之中和也使或一念之微一瞬之際及一事之末少有間斷即未純一即弗中和是故慎獨之功確乎不可忽也乃臣之誠不足以孚感悟言不足以備採擇至屢明諭臣罪安可逃矣

慰人心以隆治道疏　楊爵

臣惟人主一身萬化本原履至尊之位膺艱大之責用人行政是非得失方在幾微而關于民心之向背天命之去留者即甚可畏也是以聖帝明王深察乎此致治必于未亂保邦必于未危事無微而不謹時無暫而不懼為大于其細而圖難于其易然後天人交與而可以延國祚于永久矣方今天下大勢如人衰病之極內而腹心外而百骸莫不受病即欲拯之無措手之地以臣觀之其危亂之形將成目前之憂甚大也大抵因仍苟

且兵戎廢弛奢侈妄費公私困竭奔競成俗賄賂通行遇災變而不憂非祥瑞而稱賀讒諂面諛公肆欺妄士風民俗于此大壞而國之所恃以為國者掃地盡矣撥危亂而反之治安此在陛下所以轉移率勵之者何如耳況當朝覲大比之期百司多士濟濟來趨延頸思化人人切仰極重不可反幾失則難濟伏願陛下汲汲于此時留心焉以為善後之圖也臣以病居林下者八九年誤蒙聖恩賜之起用擢以耳目之官任以糾劾之責

受命以來早夜耿耿每思國事日非而臣于國恩有未
報至于痛心流涕者有之臣請略舉目前之所見大要
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以貽聖心之憂者為陛下告誡
不忍默默保位以上負陛下之洪恩下負生平之所學
也伏願聖明垂聽焉臣竊惟天下之患莫大于以危為
安以菑為利實則可憂而以為大可樂法家拂士日益
遠而快意肆情之事無敢齟齬于其間積漸而至于蠱
則不可得而救矣此實天下之患也往年夏末入秋恒

賜不雨畿輔千里已無秋禾既又立冬無雪煖氣如春元旦僅雪即止民失所望洶洶無聊憂旱之切遠近所同此正陛下徹樂減膳率臣下以祈恩寧之時也而在廷之臣如大學士夏言數人者乃以為靈瑞而稱頌之其欺天罔人不亦甚乎其不幾于安危利菑而以大可憂者為樂邪孔子告顏淵為邦在遠佞人若是而謂之佞人者非邪大臣之職輔君當道志于仁而先天下以為憂者也無忠亮體國之心而居人臣之極位所謂小

人而乘君子之器也欲天下之治安可得耶又如翊國公郭勛者中外皆知其為天下之大惡朝廷之大蠹也勛之舉動蹤跡豈能逃于聖鑒雖陛下盛德優容不忍即罪神謀遠慮自有所處臣愚以為奸不可近惡不可長若止之于徼過之于漸則朝廷優禮人臣之體貌未失而勲戚之餘裔亦得以保全而善終也或使稔惡肆毒潛干政柄則羣狡趨赴善類退處其為天下國家之禍日益深矣治道去其太甚者此其為害治之人之甚

所當急去而不可緩也凡此任用匪人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一也天生斯民立之司牧君人者奉天以安民而使之各得其所也民不得所則其心不能無怨民日怨則天意可知矣古者民勤于食則百作廢今民勤食不可得而至于離散離散無所歸而至于死亡臣近巡視南城兩月中凍餒者八十人此一南城一郭耳共計五城未知有幾日所不及見而在于千萬里之遠者又未知其有幾孰非陛下之赤子也而顛連無告委命溝

罄盖望一豆羹疏食以延須臾之生而不可得也此正
陛下愛民惜財與天下休息之時也而土木之功十年
于此矣而尚未止工部屬官添設者至數十員又差部
官遠修雷壇以一方士之故浚民膏血而不知恤則民
何以得其所哉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竆民之力盡民之
財是自蹷其本根也而國何以為國乎昔漢文帝惜百
金之費不營一臺故海内富庶隋氏以盛修宫室而至
于亡國願陛下以為鑒戒則宇内生靈之慶也况今北

邊擾動內寇竊發警報日聞加以頻年災沴上下一空百計取之愈爲不足而興作未已以結怨于天下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二也唐虞三代之世君臣每以勤敬之道交相儆戒其見於經傳者如堯舜兢兢業業無怠無荒禹惜寸陰湯昧爽不遑文王不遑暇食武王以敬而勝怠故能壽躋耄期治隆熙泰是數聖人所以崇德益壽善政和民之道不外乎敬與勤而已矣周公名公之相成王也周公則以逸而戒之召公則以敬

而勉之蓋敬逸之間身之修否政之理亂所由分此固
周名忠君惻懇之心也陛下即位之初勵精有爲不遑
寧處嘗以敬一箴頒示天下其于堯舜三王之道蓋已
心得之矣數年以來因聖體違和朝儀間缺經筵未講
大小臣庶朝參辭謝未得一覩聖容敷奏復逆未得一
聆天語若是者今已久矣夫天位者艱難之器逸樂之
具也陛下一身天地百神賴以享六軍萬民賴以安一
日二日有萬幾之繁近聞聖躬調頤大獲福履中外臣

民罔不歡慶况此春氣漸和人思新化庶官入覲雝雝肅肅來自萬里之遠者孰不欲鞠躬垂委北面舞蹈望龍顔以慰快覩之心乎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正今日之事也若未得瞻于咫尺天顔之下以伸有孚顒若之敬臣恐人心日益怠惰中外日益渙散非隆古君臣同寅協恭以臻太平之氣象也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三也執左道以惑衆聖王所必誅而不宥者也今畀言畀服列于庭苑金紫赤紱賞及于方外之士臣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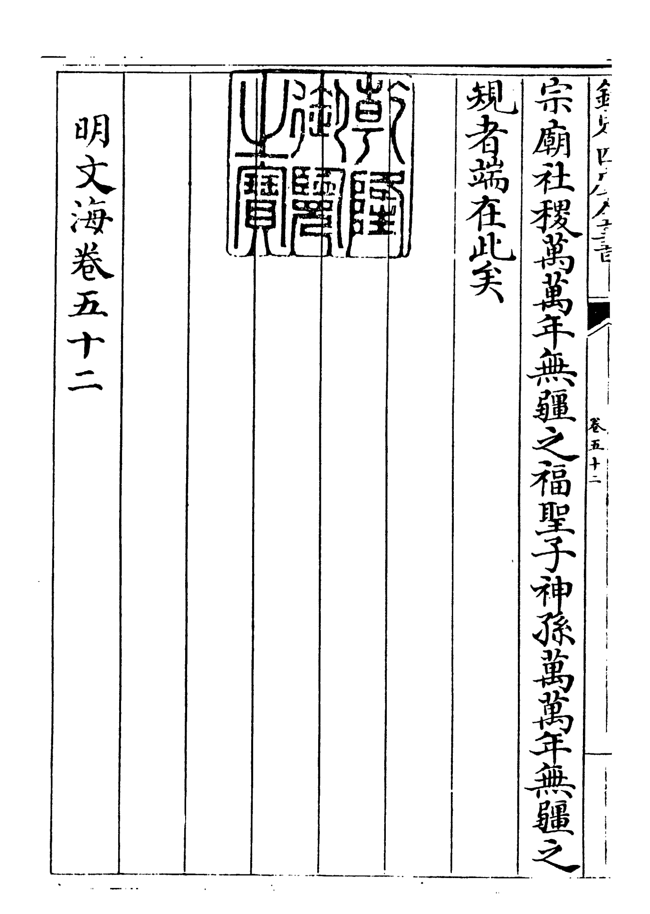
意陛下睿哲先物明見萬里而所為一至于此夫保傅之職坐而論道古人謂官不必備惟其人故非道隆德盛極天下之選者不足以任此責今舉而畀諸迂怪之徒輕之若芥流品之濫至此極矣且陛下以天縱之聖資為上天之元子若遠宗帝王之道近守祖宗之法細旃廣厦之下與公卿賢士講論治道則心正身修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和氣致祥罔有天災則山川鬼神莫不寧矣安用假此妖誕邪妄之術列諸法禁之

地而藉之以為聖躬之福耶甚非聖天子所以崇正遠邪平平蕩蕩奉三無私以化天下之道也臣聞風聲所及人起異議豪傑之士聞而解體貽四方之笑取百世之譏于聖德國政所損不細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四也古人有言君聖則臣直陛下臨御之初延訪忠謀虛懷納諫其于狂直敢言之士往往矜宥故一時臣工恃陛下之能容敢以直言冒干天聽言過激切而獲罪者亦多有之自此以來臣下懷危慮禍未聞敢有

犯顔直諫而為匡救逆心之論者昔人論求言之益以為勉強以聽不若恱而從之恱而從之不若導之使言蓋人臣持禄保位者多而忘身以殉國者少雖識見有明暗言論有得失在陛下明目達聰鑒别取舍于黜陟賞罰付之公論則可矣若震之以天威加之以危禍如往年太僕寺卿楊最者言出而身即死近日翰林院左賛善兼修撰羅洪先等皆以言罷斥此于國體治道所損甚多伏願聖明少致思焉成湯大聖人也仲虺稱其

改過不吝從諫弗咈高宗有商之令主也傅說告以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此二君作聖之功為萬世人主之龜鑑也臣非區區為一楊最等惜也但歷觀古今以來有天下國家者未有不以任諫而興以拒諫而亡者也今而後雖有素懷忠義之心者非灰心仕進甘退林園亦必深自晦藏為保身計矣孰敢發言以論天下之事哉臣恐忠藎杜口則讒諛交進上德不能下達下情不能上通安危休戚無由以見而堂陛之近即遠于萬

里矣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五也此數者關于
天下之治亂國勢之安危貽聖心之憂誠未已也伏望
皇上念祖宗創業之艱難思今日守成為不易察臣忠
悃覽臣所陳賜之施行戒飭夏言務篤忠貞之道以報
國家崇顧禮遇之恩于郭勛則豫有以裁抑而保全之
止土木之功開諫諍之路屏邪妄之行陛下仍以慎獨
養天德以天德達王道以慰人心以祈天祐則莊敬日
強而眉壽永于千億虛靈照物而忠邪莫可逃遁其為



宗廟社稷萬萬年無疆之福聖子神孫萬萬年無疆之規者端在此矣

明文海卷五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五十三 五十四

詳校官編修臣錢樾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石鴻翥

謄録監生臣王永鎮

明文海卷五十三

餘姚黄宗羲編

奏疏七

除邪妄以彰聖化疏　夏言

臣者恭遇皇上詔及羣臣欲除去禁中釋殿奉建兩宫以備一代之制一時廷議翕然仰賛皇上篤養盡制之孝闢邪崇正之化盛德大業光前振後矣今月十一日伏奉聖旨命大學士臣李時同臣言入看即所謂大善

殿者臣等看得殿内有金銀鑄像鉅細不下千百且多祅神淫褻之狀仰惟聖明燭其誕妄不經一旦奮然舉而除之甚盛舉也但臣見諸几案之上及懸庋梁栱之間與夫金函之所藏貯者為物尚多不可識辨問之守者且云是為佛骨是為佛牙枯朽摧裂竒離磈礧計不下千斤臣惟佛法之入中國自漢明帝時始然不過人誦其書習其教而已至唐憲宗朝乃迎佛骨至京師其臣韓愈上表極言其邪穢不祥不宜以入宫禁憲宗不

能聽且深罪愈竟遠斥之臣意自是厥後人莫敢矯其非凡番人持以誑惑中國之人而名為佛顱佛骨者相屬於道由是流入天子宮禁之内歴世皆然而不以為異今殿中所有未必非勝國所遺累朝以來亦必以為彼法則然未嘗深究以延至今茲者恭惟皇上躬堯舜禹湯文武之資行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乃始議徹佛屋毀除䙡像使詭異之形不得瀆留清禁此真卓越千古之見出於尋常萬萬者也然殿宇像設既除所有前項

佛頭佛牙之類皆屬汚穢不宜使之尚存臣請乞以此物勑下所司瘞之草野一切掃而淨之以永杜愚冥疑惑之端實為大聖人非常作為有補名教甚大功德罔極臣不勝幸甚後世幸甚緣係除邪妄以彰聖化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旨

申議天地分祭疏 夏言

臣於前月初十日伏承聖制問及南北郊大祀并朝日夕月之禮臣即時欲述所聞以對乃以臣前上疏已畧

開陳奉有諭旨令方廣詢廷臣以求公是臣固可以無言日夕覬望公卿大夫必有稽古識治之學必能悉心殫慮敷陳先王之典以仰稱休命者不意旬日以來側聞議論紛𦂳人懷異見殊為可訝及昨覩詹事霍韜之奏則又大可駭懼臣心亦不能無疑矣夙夜再三思惟求其說之不得于是考先王之遺訓稽國朝之典章殊未見其不可然後知韜之言過矣臣茲不容于不言也請先以郊祀之禮為對而後辯韜之失言臣聞之中庸

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又曰郊社之禮所以祀上帝也蓋天之作君實為神主君之受命惟典神天武王伐商以其不祀上帝周公稱繼志述事惟以致孝鬼神陛下聖諭議及于此蓋敬天之誠禮神之至寔為天地神人之慶也竊聞周禮一書言祭祀甚詳大宗伯掌禮者也而首及天神人鬼地祇之三禮此即有虞秩宗典朕三禮之意是故以祀天神則有禋祀寔柴槱燎之禮以祀地祇則有血祭貍沉疈辜之禮以享人鬼則有獻祼

饋食祠禴烝嘗之禮大司樂冬日至地上圜丘之制則曰禮天神夏日至澤中方丘之制則曰禮地祇圜丘禮天方丘禮地則天地分祀從來久矣宋儒引昊天有成命為郊祀天地之詩則曰郊祀無天地之分劉安世以豐年潛有多魚二詩證之以為郊祀天地皆歌此詩何嘗言其合祭朱熹則斷以此詩多道成王之德疑祀成王之詩以今觀之盖終篇無一語涉天地此朱熹之言的然可據而小序不足準也况周禮掌次王大旅上帝

則設氊案設皇邸司裘為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皆言天而不及地宗伯六器則以蒼璧禮天黃琮禮地是天地之禮玉有别也典瑞則以四圭祀天兩圭祀地是天地之祀玉不同也祀天於冬至以陽氣來復於上天之始祭地於夏至以陰氣潛萌于下地之始時不同也用圜鍾于震之宫取其乾出乎震之義用函鍾于未之地取其坤居于未之義是樂不同也小宗伯言五帝且兆于四郊而不言與昊天上帝同郊祀況可與后土地祇

合祭乎則天地不合祀從來亦久矣是故宋儒葉時之言曰郊丘分合之說當以周禮為定今之議者以社為祭地而不知天子之社有三曰大社曰王社曰亳社大社為百姓而立王社為籍田而亳社則遷國之社也而祭地不與焉朱子釋中庸曰社祭地不言后土者省文耳蓋祭地之名亦曰社也祭祀之社總大地言之與天對者也大社乃自王畿千里之地言故諸侯國社以至庶民鄉社皆社其所主之土也故社字從示從土義有

在矣且議者既以大社為祭地矣則南郊自不當祭皇地祇何又以分祭為不可乎議者又疑古無北郊然郊特牲曰兆於南郊就陽位也則南郊固見於經矣祭天而兆於南郊以就陽位則祭地而兆於北郊以就陰位曷見其不可也程子曰北郊不可廢況陳氏禮書直曰祭地于北郊方丘者北郊之丘也丘方而下所以象地則古人固嘗行之矣議者又謂莫大于天地實天中之一物耳不必別祭則以天為尊以地為卑不得與天抗

似也然天地合祀則同尊並大是崇地以抗天與天為敵矣乃不以為非何也程子曰郊天地與共祭父母不同此是報本之祭須各以類祭豈得同時又曰冬至祭天夏至祭地此何待卜朱子曰古時天地定是不合祭日月山川百神亦無合共一時祭享之禮又曰天下有二件極大底事其一是天地不當合祭於南郊夫程朱三代而下大名儒也然則其言皆不足據乎秦去古未遠則祀天不于圜丘而於山下祭地不于方丘而于澤

中漢之制祀天于甘泉祀地于汾隂則秦漢天地之祭猶分也至元始之制則天地同牢于南郊此則莾賊隂媚元后之計欲以妣並祖故不得不以地並天也合祭之說實自王莾始矣自漢而唐而宋皆合祭而地之特祭少矣漢之前皆主分祭而漢之後亦間有之如魏文帝之泰和周武帝之建康隋髙祖之開皇唐睿宗之先天皆分祭也開元制禮則專主合祭矣元豐一議元祐再議紹聖三議皆主合祭而卒不可移者以宋人有郊

賚之費故三年一郊至傾府藏之財而不足以從事所以必于合者從省約安簡便也亦未嘗以分祭為非禮也蘇軾言祖宗幾年合祭一旦分之恐致禍朱子謂其說甚無道理然兩郊之說在宋似為難行與今日之事異矣本朝丘濬之言以類于上帝類字強訓為合此盖臆說又以元始禮天地同牢不為黷不可以恭廢又謂夏至祭地則地先天食其辭多歸美本朝之制盖從周之意而不知其言之悖于義也今之議者大率主濬之

言而往往以太祖之制為嫌為懼然知合祭乃太祖之制為不可改而不知分祭固太祖之初制為可復也知大祀文乃太祖之明訓為不可背而不知存心錄固太祖之著典為可尊也且皆太祖之制也從其禮之是者而已矣矧敬天法祖無二道陛下固已灼見禮之實矣當時學士解縉固嘗請復掃地之儀矣使太祖尚在知禮之臣亦當請而改之況陛下以聖子神孫有聖人之德而在天子之位顧不得操制作之權以隆繼述之孝

乎且陛下今日之舉欲復古禮以大報天也遵祖初制以求盡善也欲遠跡三代之隆而正千古之謬建一代中興之業而陋漢唐宋于下風也所謂功光祖宗業垂後裔之事未有大于此者是故文武之制未備周公作禮樂以成之未聞周公變文武之舊也況禮樂必積德百年而後興今以其時考之則可矣我太祖天造草昧規模宏遠訏猷懿範可守可則者多矣乃若禮樂之興恐亦有不能不待於後世者至於振起而拓充之雖我

聖祖之心豈無所望於後世之聖子神孫者乎豈有泥於祖宗已然之跡遂一成而不可變也中庸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孔子曰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然則所謂天子者豈盡專指創業之君言邪信如諸臣之議則守成之主皆無所事事矣雖有周公孔子之聖亦不敢言禮樂矣所謂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皆無所用其力矣無乃失之遠乎韜之奏曰紊亂朝政曰變亂成法必有任其責者既而曰諫官創議蓋指臣也韜

之此言私心害之也欲中人以禍而不知祖宗之大法故翁往往自蹈之而不知其施諸人無足怪也臣請得以講明之非以曉翁且以曉在廷諸臣也夫律有奸黨之條內開若在朝官員交結朋黨紊亂朝政者皆斬此指國家一應法度政令干係紀綱名分而奸臣交結朋黨紛更壞亂交通扶同為奸作弊以欺君罔上虐民害政者言也今日所議者郊祀之禮耳乃古先哲王令典我太祖高皇帝之所已行載在典章律亦有毀大祀丘

壇之文解律者曰丘壇祭天圜丘祭地方丘壇其所登祭之處此法家之所知也言官議禮本非變法以此為紊亂朝政恐非律意矣變亂成法之文屬在講讀律令條下曰凡國家律令參酌事情輕重定立罪名頒行天下永為遵守百司官吏務要熟讀講明律意判決事情末一款若官吏人等挾詐欺公妄生異議擅為更改變亂成法者斬此所謂成法者即太祖所定之大明律令也未聞以禮樂制度為成法也翰嘗奏言有祿人受枉

法贓八十貫律絞欲將在外知縣以上等官但犯贓八十兩即拏解來京絞諸都市不許准徒是改雜犯為真犯也此則非成法矣臣嘗伏讀太祖御製大明律序今後法司只依律與大誥議罪合黥刺者除逆黨家屬并律該載外其餘有犯俱不黥刺雜犯死罪并徒流遷徙笞杖等刑悉照今定贖罪條例科斷臣又嘗伏讀皇明祖訓如曰守成之君所用常法止守律與大誥不許用黥刺剕劓閹割之刑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文武羣臣

即將劾奏如曰以後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者亦要即時劾奏以重典若此類者乃我太祖成法非臣所敢變亂者也豈惟臣下雖我皇上亦豈得遽變之惜乎韜之未達乎此也臣備員諫諍使萬一有干祖宗典憲亦豈敢輒犯哉臣雖至愚或不至此也至於毀周禮一書尤為妄議臣不暇一一指摘當於其大者辯之韜曰宋儒胡宏有言周禮非周公之書王莽劉歆為之也韜名為讀書知禮者且備位儒臣矣何其不考之甚

也胡宏之言非宏言也承舛踵訛之説也夫周禮之出自劉德始累周禮者亦自劉德始周禮之立自劉歆始誣周禮者亦自劉歆始周禮之傳自鄭康成始壞周禮者亦自鄭康成始昔秦人焚書滅學周禮藏之山巖屋壁僅而獲存武帝時有季氏得之以上河間獻王德乃以考工記補五官之缺漢臣詆之以為末世瀆亂之書實劉德一記累之也至成帝時劉向子歆校理秘書乃獨知其為周公致太平之迹不幸身為國師取之以輔

王莽乃爲泉府理財之說於是六斡立法則皆置市官當時漢儒皆訾之以爲六國陰謀之書是劉歆一法誣之也先儒嘗謂累周禮者其罪小誣周禮者其罪大誣周禮者其法在壞周禮者其法亡然禮經之學所賴相傳至今不墜者實諸儒講明之功也今顧不以諸儒講明者之爲陛下獻乃獨取胡宏憑私臆決之一言以厚誣周禮不惟取辯一時以誤陛下而又誤天下後世使信周禮爲王莽僞撰不得表章而遵行之其關係名教非

細故矣臣竊為翁懼也臣何敢隱而不盡言與之辯乎夫諸儒講明之功莫大于朱子程子朱子曰周禮乃周家盛時聖賢制作之書又曰周禮一書周公所以立下許多條貫皆是從廣大心中流出又曰周官徧布精密乃周公運用天理熟爛之書又曰說制度之書惟周禮儀禮禮記便不可深信又曰周禮非聖人做不得程子曰周禮一書周公致治大法在其中又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而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他如文中子居家不

暫捨周禮至謂如有用我執此以往又曰周禮其敵於天命乎又曰吾視千載以上聖人在上者未有若周公焉其道則一而經制大備後之為政有所持循東萊呂氏曰周典所載綱以六官之職統端于內治達于外樞動于上政行于下此聖人之所以好要而百事祥也范氏曰人君如欲稽古以正名苟舍周官未見其可楊氏曰周官之書先王經世之務是不可不講然則翁之學果純於程朱數子乎至力詆天官冢宰篇為莽誑天下

之術則又大可異矣夫天官冢宰一篇朱子以為周公輔導成王垂法後世用意最深切處欲知人主正心誠意之學于此攷之可見其實又謂冢宰一官兼領王之膳服嬪御此最是設官者之深意蓋天下之事無重于此後世雖不能行豈可盡廢聖人之良法美意而誣以莽之偽為邪且莽之前固嘗有周禮矣今則以為周制之土苴而莽集其大成翕又曰合祭以后配地自莽創始夫莽既偽為是書矣何不削去圜丘方丘之制天神

地祇之祭而自為一說邪其說不得而通也是故疑周禮者漢武帝何休謝氏黄氏之徒也彼程子朱子東莱横渠則固無疑矣用周禮誤天下者王莽劉歆蘇綽王安石也彼周公召公畢榮毛散諸公則未嘗誤也竊謂皇上好古之篤如此志復三代如此千萬世一人而已矣未見儒臣以三代純王之學上輔聖主此言誠是也然既以皇上好古志復三代則分祭天地固古禮也三代之典也何以言其非禮而必欲使龔王莽黷亂之舊

耶夫致主之學周公之道純矣今乃欲盡廢周禮使不行于世則祖宗之設官分職大小政體其倣於周禮者多矣然則必一舉而變亂之邪抑不知此外又别有何道乃為純王之學可以輔聖主邪是故翰之言臣不敢以為是也獨怪夫翰之言出而和者遂紛紛也況近年禮部行移令立小學習讀周禮又令科場必以周禮策士是皆奉陛下明旨施行者也乃不聞翰奏止之及翰修大明會典嘗具奏欲將内府各監局職掌屬之禮部

亦復援引周禮天官冢宰之文是翰平日未嘗非周禮也何得因議郊祀而一旦遂欲盡棄其學邪殆不可曉也臣竊憤懣以今日之事乃陛下光明俊偉超軼今古之盛舉而不得羣臣同寅協恭之助實翰有以啓之也但在廷羣臣之奏或謂事體重大憚于更改或謂合祀從來久遠宜仍舊貫或以費財動衆恐傷國力此固私憂過計之言自是一說亦何不可之有獨怪夫牽合附會背畔决裂以聖人之言為不必盡信則不免于欺矣

且建白者言官之職議可者執政大臣之事主張議禮之權又惟天子得以獨專非臣下所敢與也况臣前疏固已言之矣臣又竊惟今日之事職掌者禮官則考訂折衷以求定論者當在禮官也謀國者大臣則議擬奉行以身任其責者當在大臣也至於羣臣則既各以所見上陳矣但前月仰奉明問旬日之間既以疏上竊恐考究未必盡精意見不能無異中間固有詭辭詖說黨邪惑衆者殆不足深校葢議禮之家名爲聚訟常情所

向自古已然惟是天地大祭國家重務况于千八百年之下興起三代而上之盛典所當尤加慎重必使損益合宜足以垂範宇宙不致少有遺憾以貽後議則天下之大幸也伏望皇上恢弘天度開張宸聽矜愚盡下曲示優容大小臣工必能克去已私仰體聖心深求古義以奉明詔所據圜丘方丘朝日夕月諸神壇壝規制自有我太祖刊定之典備載存心錄一書不須創設無所變更一準乎舊而已矣但大祀殿以之祀天則不應經

義以之饗帝則胳合周禮然祖宗並配父子同列稽之
經旨未能無疑夫周人郊祀后稷以配天臣以為我太
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足
以當之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臣以為我太宗體
天弘道高明廣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足以當
之臣區區之愚有見於此不敢不以為獻如蒙再下臣
章勅禮部一併會議所貴廷臣協心同德深考博求務
合經訓破除臆說不狃于苟且之情不遷于衆多之口

忠誠精白以仰承皇上中興大有為之志以光復我太祖之始制使天下後世之郊祀天地獲全古禮一洗千古之陋自陛下始顧不休哉伏惟聖明觀其會通取厥中正斷而行之以幸萬世臣不勝戰懼昧死願忠之至

申議郊祀二祖並配疏　夏言

臣於三月十一日節該欽覩聖制南郊祀天北郊祀地以二至日行事臣無任慶幸以為天地合祀南郊自東漢以來歷代循襲朱子所謂千五六百年無人整理而

陛下今日獨破千古之謬一旦舉行誠可謂建諸天地
而不悖者也又伏覩聖制南北二郊俱以我皇祖高皇
帝奉配仍於歲首祀上帝於大祀殿以我皇祖文皇帝
奉配臣無任慶幸以為虞夏殷周四代之郊惟配一祖
後儒穿鑿分郊丘為二祭及誤解大易配考孝經嚴父
之義以至唐宋變古乃有二祖並侑三帝並配之事宗
周典禮隳棄蕩然而陛下今日獨觀萬化之原一旦更
定誠可謂質諸鬼神而無疑者也夫天地合祀之非與

祖宗並配之失一也漢唐而下天地之祭或分而復合合而復分祖宗之配或正而復失失而復正中間大儒名賢之論未嘗不確有定見而時君世主膠于淺陋疑於信從使郊祀大禮卒不得以大明于世此聖人之所以難逢而大道之所以日隱也恭惟我皇上以天縱之聖挺生千載之後而一旦為此度越百王之舉誠可謂考諸三王而不謬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柰何今日禮官廷臣乃猶或依違疑沮于其間臣誠不知其可

也昨於十日禮部會官於東闕集議尚書李時首言天地分祀南北郊聖諭已定無容議矣惟太祖太宗功德並隆並配天地已久今宜仍舊大祀殿及圜丘方丘俱當以二聖並配於時臣應之曰聖諭以太祖配天太宗配上帝正是各全其尊天與上帝一也因是功德並隆故皆得配天非有差等大祀殿並配則兩失其尊矣臣不敢擅議宜從聖制萬一遷就猶為非禮若圜丘方丘俱配二祖則是今日之失況是我皇上肇建大禮豈可

重貽後人之議臣不敢從于是尚書方獻夫贊之曰言之言亦是兩郊之配今日新禮也當求至當李承勛亦贊之曰是宜以兩請議上以俟宸斷羣臣次第畫題而退自是不知禮官議奏云何然疏上今九日矣不奉明旨連日外間傳聞少傅璁大學士鑾聯翩上奏必欲二祖並配臣不勝疑駭初意聖制已明示在廷得禮之正無容喙矣及久候明旨不下竊恐聖心亦不免於疑疑則不免於改制矣萬一有是則違經叛禮貽譏萬世非

細故也臣敢昧死為陛下陳之臣謹按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春秋傳曰自外至者無主不止則天地之祭必有所配者皆侑神作主之意也且對越天地神無二主禮專一配所以奉天帝之尊明不敢瀆耳稽諸神理其不可並配一也且三代兩漢之盛莫之敢易西漢以高祖配天東漢以光武配上帝義亦正矣唐初始有無配之事垂拱中禮官希旨郊丘諸祠遂有三祖同配之禮開元十年明皇親饗圜丘

禮官建議遂罷三祖同配宋至道三年詔書親郊圜丘以太祖太宗並配至景祐二年詔禮官詳按典禮辯崇配之序仍以太祖定配嘉祐六年諫官楊畋論水災由郊廟未順禮院亦言三祖同配非禮翰林學士王珪等曰推尊以享帝義之至也然尊之不可以凟故郊無二主今三后並侑欲以致孝也而適所以凟乎享帝非所以寧神也請如禮官議七年詔南郊以太祖定配司馬光曰古之帝王自非建邦啓土及造有區夏者皆無配

天之文故雖周之成康漢之文景明章其德業非不美也然而子孫不敢推以配天者避祖宗也光之言可為萬世訓矣此漢唐宋之故事如此考諸往牒其不可並配二也禮曰父坐子立孔子曰事死如事生又曰祭之以禮今太祖父也太宗子也然則太祖在御之日我太宗敢與並坐否乎以分則父以功德則肇基受命之祖我太宗建北都以垂子孫萬世久安長治之業功則盛矣然克平僭亂混一區宇建開天之功以復我中國帝

王所自立之天下而全付于聖子神孫者則太祖之功德又根古帝王之所無也今以父子之間連袵並席尊卑不恊於序幽明不通於理豈所以安我皇上之心乎揆之倫理其不可並配三也且聖諭曰朕原因缺祀天報本之典故所爲問當遵復皇祀之始制露祭于壇方合古先聖王之意以盡事天之本又曰人君祭天乃報本之祀大哉王言真洞達禮樂之本矣程子曰萬物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以祖配之以冬至氣之始矣是故

人本一祖也萬物本一氣也寧有二本乎哉若以二祖並配則失一本之義矣先儒陳氏曰古者祭天於圜丘掃地而行事器用陶匏牲用犢其禮極簡聖人之意以為未足以盡其意之委曲故有大享之禮焉此周家明堂之祭所由起也天即帝也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故以后稷配焉后稷遠矣配祭于郊亦以尊稷也明堂而曰帝所以親之也以文王配焉文王親也配文王于明堂亦以親文王也尊尊而親親周道備矣故郊者古禮

明堂者周制也周公以義起之也欲尊文王而不敢以配天者避稷也此周事然也今陛下覽觀古昔更定大禮正允合于宗周之典是故奉我太祖配天於圜丘則周之后稷配祭於郊者也所以尊太祖也奉我太宗配上帝于大祀殿則周之文王配祭于明堂者也所以尊太宗也二配至重萬世不遷之法也豈有抑揚輕重于其間哉故並配則各失其尊分配則各全其尊矣臣不知議者又何所疑也以臣觀之所謂聖人復起不可易

者也仰惟陛下天資英邁聖學淵微志崇業廣才大有為臨御十年于茲敬天法祖敏學懋政二帝三王之美萃于一身臣下仰承休德之不暇盖所謂無間然矣廼者降詔大議郊祀始而外廷之臣因一二臣之言以分祀為不可則譁然而爭之今則咸以為是矣二祖分配之禮陛下既勅下禮官外廷之臣聞者歎服無不以為是也乃内閣輔臣則又疑以為非而爭之卒使掀揭宇宙炳如日星之事而陛下不得以宣貽誕布雷震而風

行之此臣之所以獨抱惶惑而莫知所措也今中外臣工方幸快覩盛事閭閻父老願少須臾無死以觀大禮之成而數日之間未聞睿斷殊切憂疑恐陛下萬一惑于異說斯禮稍有乖戾則不免上損達孝頗傷至明失天下萬世之望臣今默而不言則負罪大矣臣聞大哉聖人之孝在乎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陛下以大孝之心上承太祖太宗之德臣敢不以大忠之言仰贊陛下之決乎孟子有言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

于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非臣愚戇罔識忌諱不敢為陛下建此議非陛下仁孝格天英明邁古亦不足以行此事臣區區之愚不勝激切倘蒙采擇伏乞斷自聖衷明諭閣臣所宜將順仍依已降勅旨施行建百王不易之盛典垂萬世無疆之令名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在天之靈我太祖太宗列聖在天之靈我恭睿淵仁寛穆純聖獻皇帝在天之靈無不慰悅下至濂洛關閩諸大儒及我國初定禮諸臣殁而有知亦將含笑

于九原之下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惟聖明留意焉天下幸甚萬世幸甚

與夏公謹書 附 霍韜

承惠教拳拳韜謹以所疑請教于執事幸執事終惠教之執事曰紊亂朝政俱自律例一事而言非郊祀大禮之謂也韜則曰皇祖定天下之大本垂萬世之大法莫大于郊禮如郊禮可輕易變亂律例無不可變亂者矣政令紀綱無不可變亂者矣變亂律例誤一事而已矣

罪猶擬斬變亂郊禮不知何以處之也此某所益疑也
執事又曰分祀合祀皆皇祖之制也今行分祀復皇祖
初制而已矣非變制也某則曰凡國家制度率以後定
為善皇祖於前十年行分祀後二十年行合祀太宗遷
都率從合祀是合祀者祖宗定制也今假曰復太祖初
制以幸脫罪獨不犯太宗定制乎太祖又曰自今永為
定禮指合祀而言也如曰復太祖初制不亦上誣皇祖
乎皇祖在天之靈又可厚誣乎戊申以前國號吳矣更

號大明則後之定制也分祀之禮亦吳元年初制也今從分祀曰復初制則國號亦復初制而曰吳也可乎此又翰所益疑也執事曰兆於南郊則禮有據矣至曰祭於北郊則禮所無也如知其為禮所無也勿附會可也乃強以秦漢瀆亂不經之說附益之是聖主有復三代之志執事誤之行秦漢之禮也不知而附會焉錯誤之罪也猶可言也知而遂非文過焉欺罔之罪也不可言也翰素恥執事非欺罔者也又所益疑也執事曰天官

冢宰兼宫嬪內侍之職古人良有深意此則䱊所不知也試自周秦漢唐宋觀之宫嬪與外臣交通有不搆亂者乎內臣與縉紳交通有不搆亂者乎天子宫寢以卿大夫領之有不搆亂者乎宋儒之見徒曰天子以一人縱于萬民之上防之不可不嚴也然而防禁天子而束縛其手足鈐制其勢御剪落其肘腋天子固塊然不敢恣肆矣不知冢宰恣肆將誰制之乎宋儒之論徒知制天子不知制冢宰也徒知天子易縱于民上不知冢宰

易縱恣于天子之上也徒知天子之當防不知冢宰之不可不防也徒知防天子之惡德不知防冢宰之惡之不可馭也徒知律天子以后代之庸君不知防冢宰為後世之權臣也故曰宋儒之論皆寐語也執事之明乃不察焉鄙又所益疑也執事曰鄙厚誣周禮闕係非細鄙則曰執事誤用周禮闕係非細鄙今不暇備舉惟述一二執事試虛心察焉如曰禋祀祀昊天上帝禋祀何物也如曰實柴祀日月星辰實柴何物也如曰槱燎祀

司中司命槱燎何物也禋柴槱何以異也如曰血祭祭
社稷五祀血祭何物也如曰貍沈祭山林川澤貍沈何
物也如曰疈辜祭四方百物疈辜何物也疈辜血祭何
以異也是皆瞽巫語也試深思焉曰享先王則袞冕享
先公則鷩冕然則父祖為庶人者祭之皆以庶人之服
與試深思焉又曰靁鼓靁鼗革之謂也孤竹之管竹之
謂也雲和之琴瑟絲之謂也八音用其三缺其五十二
律用其四缺其八五聲用其四缺其一謂作樂之道固

如此乎試深思焉竊謂執事讀書究理必不如腐儒之淺淺也竊前疏畧舉周禮紕繆大節執事乃不深思而誦宋儒竊語以誤主上豈執事不明一至此乎抑亦偏之為蔽也又竊所甚疑也執事曰祖宗並配不應經義然則北郊何以為配然後應經義耶北郊之文抑何據耶太宗配明堂果應經義否抑亦自為之說耶執事之始疏也則曰引君法成周也今乃援秦漢為據援葉氏陳氏為據不知葉氏陳氏果有得於周禮否耶抑又自

為之說耶蓋執事徒誦宋儒竊語然不知宋儒之竊實王莽教之也今夫王莽之學一傳而得宇文泰再傳而得王安石然而安石惟能行泉府一法而已矣蓋泉府之政即桑弘羊均輸之政也安石行焉遂致元豐熈寧棼棼如也猶不如宇文泰焉宇文泰為大冡宰盡行周官之法其嗣遂為周天王然猶不如王莽法行周官身為宰衡遂上兼舜禹而宅帝位故曰敢用周禮王莽其上也宇文泰其次也王安石其下也執事將誰師乎如

其無所取師徒慕周禮而習宋儒之竊恐執事之明不至是也又竊所以益疑也執事向建親蚕之議天下之善政也惟于苑內行焉則至善之術也今必于北郊則皇后出郊自執事啓之矣我祖宗閨門之法超越千古執事一舉而壞之矣士夫妻女鮮出郊者豈執事妻女皆出郊郭不以為異耶男女內外之閑自執事決潰之矣顧募女轎夫則內郡騷矣一婦應募一夫隨之耕織廢矣供一日之勞預一月之役貧民告匱矣惟席殿行

禮而已矣費且數萬若遂興工費耗不知其紀矣蚕婦未勸閭閻已蕭索矣況宮嬪出郊以官軍圍宿不知官軍皆婦人攝事耶抑亦丈夫為之也如曰官軍皆丈夫也則何以嚴外內之防邪故曰執事此舉壞盡祖宗閨門之法矣此皆執事所不深思也前日人有尤執事者曰啓釁之罪必有歸矣韜曰執事急於引君當道未思及此徐當自有處也不意又啓南北郊之説將自是而東西郊建矣將自是而更九廟矣天下之僭自是極矣

祖宗紀綱法度極大者郊祀宗廟之禮也因執事而盡更革之矣聞商周哲王亦各守其祖宗家法已矣未聞舍其祖宗之法他有所慕而更革之也凡變禮易樂必改玉改步而後可不知執事亦靜思之否也

明文海卷五十三